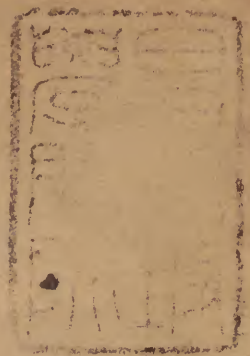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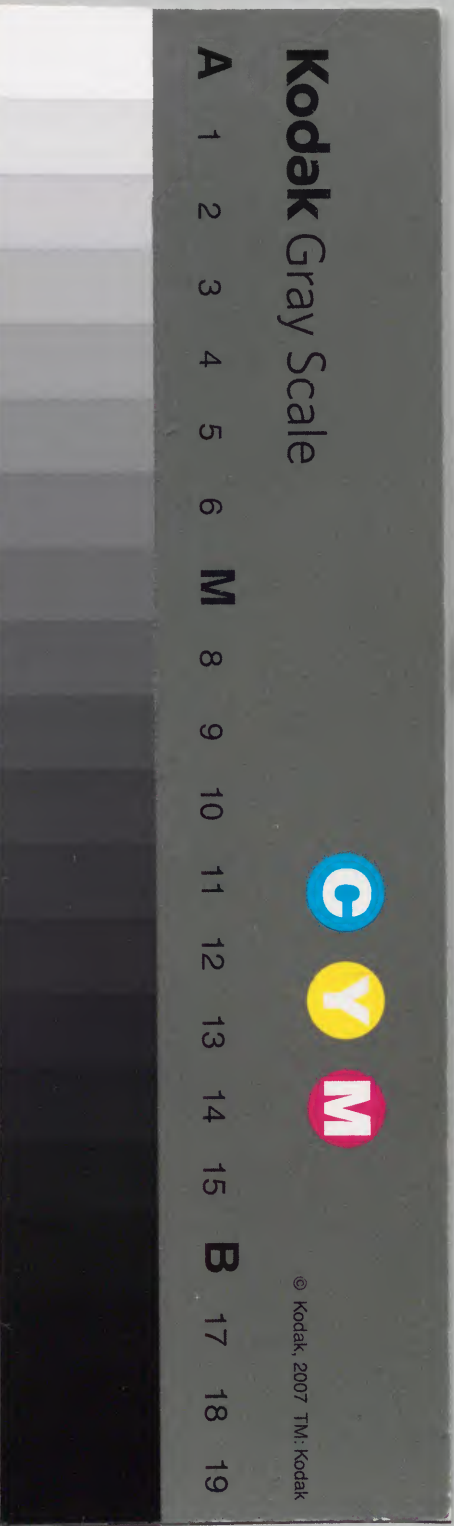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九 九 函	九 三五 一 冊	漢 書 類
一 五 架	一 〇 冊	

九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1
冊數	10	(7)
函號	299	152

儒家四号

共十本



太極圖說論卷之九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六

或曰然則孟子言性未嘗不以山之性水之性言何

哉余曰此正孟子所謂不善說詩必以文害辭辭害

志之說也人亦未免有不善讀書之謂耳孟子與告

子論性本以水喻性耳非言人物有知之性而及山

水無知之性也特借水以喻人耳水之無不下者水

之氣也水之決東而東流決西而西流者亦本之氣

隨所決而下之勢也告子以水之勢東西無分者喻

淺草文庫

性之無分其意在水之勢與水之無分耳不在以水
 之勢說水之性水之無分說水之性也孟子亦以水
 之氣下而不上如火之氣上而不下喻人性之有定
 其意在水之氣與水之下而不上不在以水之氣說
 水之性水之有定說水之性也水之本一定而下者
 有時不一定而上而曰是豈水之性哉亦以水喻性
 卽以喻性者說水之性耳不虞後之人害辭害意遂
 以爲口實而言之也如必害辭害意如此孟子豈不
 能易水之性爲水之氣易水之下而不上曰是豈水

之氣哉然旣與告子借水喻性又何必不借可使爲
 不善之人仍借水以言性哉此其言牛山之木以山
 之性言亦猶是也木之美本山之氣而生今美者不
 美而濯濯無材如此亦以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不曰
 是豈山之氣而曰是豈山之性豈不知言山之氣更
 切于言山之性亦以人喻山以材喻性方借山木以
 說人性卽借性而說山木不徒以山木說山木從彼
 言氣爲切而以人性說山木從此言性爲尤切耳大
 聖賢人見性之至明而出詞之不苟也今世之人以

天地有氣有質本來生成之物借性以言者多矣其
言物也如金之性剛木之性柔鳥董之性惡參苓之
性善其言人也南人性弱北人性強此人天性急而
少和柔此人天性緩而少強敏無論有知無知莫不
指氣質之本來借天性而言之皆此類也若大聖賢
人言性必不借氣以言性如言強則言南方北方言
而強南方北方言風氣而強言性如言勇則北宮黝
孟施舍言血氣曾子大勇言性不分氣與性而分氣
與性自在其中世之人習而不察認氣質爲天性者

多指以爲口寔無論草木鳥獸有知無知無不假借
而言之譬猶道爲天道德爲天德此道德所由名也
至言事論物不得不指借而言之如言君子之道亦
言小人之道言君子之德亦言小人之德雖性之爲
性有時如道德虛位借而言之然從古聖人說性止
說性論氣質止言氣質必不以氣質混性而言性性
混氣質而言氣質者也知此而執一理字以草木鳥
獸有知無知之氣質而言性又推及于人之氣質而
言之其害性也必矣且理之爲言與道之爲言亦自

有分焉者也。道者指其理之統而言之。理者指其道之端而言之也。可以道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道而言之者也。猶之性可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性而言之也。故諸子百家以氣質有知之物言性者。亦庸有之。至以無知之物直以性言者。無之矣。惟道家圖說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直以金性剛。木性柔言之。而不以金質剛。木質柔言之者。是也。惟佛氏言心言性。止知以金剛不壞言性。不知以天德之剛言性。以金剛能碎一切物。與道家以五行言性略同。猶

以耳目口體言作用是性。一也。亦不足為不知性而說性之一証耶。

此篇專為借性言性之說。不明特為一一指點。是桂山訓詁四書文字。其妙絕如此。



其山陰諸四書文字其效驗與此
此諸事皆言卦之錯不問其然
猶卦之錯也
此四句皆言卦之錯不問其然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七

或曰蔡氏季通輩主張氣質以下愚不肖終難變化
然自古及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人生氣質其勢極
重紫陽亦謂氣雖理所生既生此氣氣能用事理亦
管攝不來陳了翁以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紫陽
云何故天生止有幾聖賢人由是言之聖賢以生安
困勉成功則一及人皆可為堯舜亦大概以理言之
不必人人能為之者然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自古
大聖賢人言率性言盡性非為人人足以為主于氣

質中而率之盡之止為一二賢人君子言是不知人
 心危而道心微必使天下凡有是性之人徒以至微
 之理制至危之欲究不能收成功則一之效大聖賢
 人亦何所見而必為已甚之說如此哉今吾儒言性
 止見性之不能率即見性之不能盡止見氣質之能
 主于性中即見性之不能為主于氣質中故不復以
 大聖賢人之說性者說性也雖然性之為性有知有
 覺而已非不可以有為然亦未可即謂有為者也夫
 子亦嘗有非道弘人之說矣若氣質則有動有作不
 啟亦無此精警

可聽彼有為而可聽我有為者也以有動有作合有
 知有覺而成其為人如是以弘之乃足以弘之此夫
 子有人能弘道之說也苟徒以氣質為主能與吾性
 並立不相下不能使性之知覺為主勝其氣質而率
 之以成其為弘道之人雖百世而一聖千里而一賢
 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此吾儒舍知覺不論止見氣質
 之明者可以與知而昏者不可以與知止見氣質之
 強者可以與能而弱者不可以與能而性之不足為
 主于氣質也明矣止見氣質之明與強者尚不足與

知與能而為善見氣質之昏與弱者益不足與知與
 能不惟不為善且為不善而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
 也明矣以至下愚不肖其為不善也若止有氣質而
 無性者然教之不改而誅之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
 也尤明矣于是求其說而不得不溯其始生之
 初必有是羊食越椒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
 不能變之化之又不得不究其末終之日必有是桀
 紂盜跖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終不能變之
 化之而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也明矣此紫陽亦謂

纔說性即有氣質在其中纔說氣質有駁有雜即性
 亦有欠有闕在其中而性與氣質如水之與火相攻
 相尅于天地生成此一人之身而未有已嗚呼苟如
 是而言性是止知性之不能有為不足為主于氣質
 中聖人嘗以非道弘人言之矣而不知性之不能有
 為而自足以為主于氣質中者聖人又未嘗不以人
 能弘道者言之也此古之大聖賢人其為人之氣質
 慮之深而計之遠者亦已久矣以為人之生也使有
 是知而無是氣以運用之則知亦隱而無所見之物

矣○有○是○知○而○無○是○質○以○動○作○之○則○知○亦○虛○而○無○所○致○
之○物○矣○故○氣○與○質○皆○吾○性○之○所○必○資○以○為○行○之○之○具○
者○也○性○也○氣○質○也○與○生○俱○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紫○
陽○必○以○有○是○理○有○是○氣○為○說○謂○理○既○生○氣○理○亦○管○攝○
不○來○張○程○必○以○有○是○氣○而○有○是○理○為○說○遂○謂○形○而○後○
有○氣○質○善○性○亦○隨○之○善○氣○質○惡○性○亦○隨○而○惡○是○徒○知○
說○性○說○氣○質○說○先○說○後○與○大○聖○賢○人○言○性○言○氣○質○一○
無○當○焉○者○也○夫○既○以○氣○從○理○生○為○說○是○即○氣○之○所○生○
生○于○性○之○說○也○氣○生○于○性○性○為○氣○本○矣○天○下○有○本○性○

之○氣○而○氣○之○為○氣○不○一○如○性○之○為○性○者○乎○氣○即○不○能○
如○性○之○明○覺○而○明○覺○所○生○之○氣○非○昏○濁○之○氣○可○知○矣○
乃○何○以○氣○之○清○純○者○一○如○明○覺○之○所○生○氣○之○昏○濁○者○
一○如○非○明○覺○之○所○生○乃○云○性○生○氣○後○性○亦○管○攝○不○來○
是○猶○父○既○生○子○無○論○其○肖○與○不○肖○未○有○子○不○聽○命○于○
父○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性○必○不○能○管○攝○天○下○人○之○氣○
猶○天○下○人○之○子○必○不○聽○命○于○天○下○人○之○父○以○是○而○為○
氣○質○主○張○如○此○而○天○下○之○人○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
言○性○尚○有○何○性○之○可○說○乎○夫○既○以○形○而○後○有○為○說○是○

卽性之有有于氣質之說也。性有于氣。氣爲性配矣。天下有配性之氣。而性之爲性。有不率乎氣之爲氣者乎。性卽不有氣之駁雜。而氣則必有性之靈覺。其非一無靈覺也。可知矣。迺何以性止能從氣之純粹者。與爲純粹。不能從氣之駁雜者。不與爲駁雜。且云形而後有君子弗性焉。是猶夫既有婦。無論其淑與不淑。未有不受制于夫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氣。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性。猶天下人之婦。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夫。亦不得不言君子弗性而已。而天下之人。

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可○說○乎○所以然者亦惟理生氣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老氏說道。止有一混成無爲之物。其他仁義禮知。皆非其道。所有亦不過天下有氣有質之人。鑿是混成之物爲之耳。其所爲善者。亦鑿是性而爲之。况其所爲不善者。非鑿是混成而爲之耶。紫陽亦不得不徒委之管攝不來而已矣。形而後有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佛氏作用是性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佛氏說性。止有湛然。

宋然之心。其他耳目口體皆非其性所有。亦不過天
 下有氣有質之人。舍湛宋之心而徇之耳。其所為善
 者。亦此作用是性為之。况其所為不善。非此作用是
 性為之耶。橫渠亦不得不徒委之君子弗性而已矣。
 夫紫陽先氣而言性。非卑性而言之。可謂尊性而言
 之矣。及一言氣而性之尊者。反為所絀。而漫云管攝
 不來。橫渠後氣質而言性。非貴性而言之。可謂賤性
 而言之矣。故其言性。既以此性在人而賤之。自有彼
 性在天而貴之。而漫云君子弗性。皆由不取大聖賢

人言性言氣質。自以其言性者言性。言氣質者言氣
 質。不自知其不入老即入于佛而已矣。又安得不取
 大聖賢人之言性者言之。其言性也不過言其為有
 知之物而已。雖天之為天。亦惟言其知。始不言其作
 成。雖人之為人。亦惟以性之誠而明者言。知不以教
 之明。而誠言能所以然者。以是性之良知。必兼是氣
 之良能。以成其為人。苟徒以是性之良知。而不兼是
 氣之良能。以求其為成人。亦未有能成其為人者也。
 人止知孟子言性有良知。亦有良能。而不知氣質雖



無良知亦有良能孩提之童非不知有他人而止知
 有親是為良知非不能愛他人而止能愛其親即為
 良能此其性之良為何如者哉即其氣質之良為何
 如者哉由是而知聖人之以變化氣質為先者即于
 孩提之良能而已變之化之而性之良知又何至不
 可為主于性也哉故聖人視氣質之于性也猶天之
 必有地君之必有臣夫之必有婦也有天之知始而
 無地之作成而天道不可成矣有君之首出而無臣
 之輔相而君道不可成矣有夫之倡率而無婦之順

承而人道不可成矣故性本乎天而為良知氣質資
 于性而為良能人苟能從性之率于天與氣質之率
 于性而求之所知良所能良本是知而知之本是能
 而行之有何善非性之善有何善非氣質之善乎然
 而大聖賢人言性直以善言性言氣質不直以善言
 氣質以性本乎天之命不雜于陰陽五行氣質本天
 地之陰陽五行不能如性之本于天命純而不雜其
 理本如是也然而聖人非不知有是雜而不純之氣
 質一若不可以變之化之者終不以其雜而不純而

棄之也。如言民有三疾，以其雜而不純也。而以疾稱之，其疾之流而為肆，為廉，為直，雜則雜矣。去純猶未遠也。迺疾之可治也。惟有是氣質而不變，不化，既不極平○常○說○話○那○知○波○浪○千○層○使○人○舌○橋○而○不○下能變而為善，自必變而為不善。為蕩為詐，為忿戾，豈復如昔之可治而治之者哉？聖人於此，不徒以其疾之有加于昔，一如嘆有疾者嘆其有，以其已變于今，反以嘆其有者嘆其亡，是豈徒嘆氣質之亡而已哉？直嘆并其性而亡之矣。蓋狂之為肆，不過好為苟難，行不掩言而已。變而為蕩，則登木而歌，裸體而飲，無

不為之矣。矜之為廉，不過一介不取，有所不為而已。變而為忿戾，忤物疾人，犯難殺身，無所不至矣。愚之為直，攘羊而証，責善則離而已。變而為詐，則王莽之比。周公、曹操之稱，西伯無所不用其極矣。聖人以為昔之疾，乃天之生，是使疾也。辟如人有癭疣，決之潰之，則為無疾人矣。今日無之，有是疾，一如無是疾，其為蕩也。人不知其蕩，彼且自以為肆。其為詐，為忿戾也。人不知其詐與忿戾，彼且自以為廉，為直，充其人之所為。大慙元惡之所為，無不能為之。聖人于此必

不徒以罪氣質者罪之。雖欲不以罪首惡者罪之。不可得也。今吾儒徒以性之本善。不敢以罪氣質者罪性。亦徒以性本善。而又以為不善罪之。是性又可以為不善之性矣。不知性本不為不善之物。而吾以不善為之。辟如桀紂天所命之共主。以其能率天下以仁也。今不帥以仁。而帥以暴。直以殘賊一夫目之。而不為過者也。彼世之徒罪氣質。而不敢罪性者。亦可憬然而悟矣。吾儒徒以氣質之不善。不敢以罪性者。敢于罪氣質。亦止以氣質不善。而不以為不善罪之。

是氣質之本。可為不善者。無不為之矣。不知氣質本可為不善之物。亦可為善之物。辟如由余百里。皆虞戎贊命之所資也。彼棄其才。而吾使各用其才。直以伯臣良佐稱之。而不為過者也。彼世之敢于歸罪氣質。而不敢歸功于氣質者。亦可憬然而悟矣。

此專為諸儒死執氣質不善性亦不善糾纏無已
 桂山說盡性無不善不將氣質亦本非不善揭出
 言之使其一無倚牆靠壁之處真神識真神識

此圖說論... 性論四十八... 或曰吾子言人能弘道雖性之良知爲之亦必氣質之良能爲之似能之重于知也明矣聖人亦言知及不能仁守雖得必失是知之力必不及行之功而仁之守自勝于知之及宜氣質與性爲善則爲聖爲賢而有餘與性爲不善卽爲下愚不肖而亦有餘矣然則知與能之力果孰強而孰弱而性與氣質之權亦孰輕而孰重乎余曰吾從諸儒以聖人言人性爲貴遂止知性本乎天本無不善亦從而貴之以聖人止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八

或曰吾子言人能弘道雖性之良知爲之亦必氣質之良能爲之似能之重于知也明矣聖人亦言知及不能仁守雖得必失是知之力必不及行之功而仁之守自勝于知之及宜氣質與性爲善則爲聖爲賢而有餘與性爲不善卽爲下愚不肖而亦有餘矣然則知與能之力果孰強而孰弱而性與氣質之權亦孰輕而孰重乎余曰吾從諸儒以聖人言人性爲貴遂止知性本乎天本無不善亦從而貴之以聖人止

言性貴不言氣質貴遂以人生昏愚柔弱必變之化
之氣質爲不善亦從而賤之而不貴之始則因不可
變化之人舉而歸諸氣質而疾之惡之推而極之又
舉不可變化之氣質并歸諸性而疾之惡之而又增
一可貴不可賤之性以歸于天此其說紛紜雜亂而
未有已也余不得已而從人受于天者推論之不獨
性爲天賦之良知卽氣質亦天賦之良能以爲能非
知固不可以弘道而成人知非能亦不可以弘道而
成人者此爲吾儒言性必執不變化之氣質足以陷

溺其性疾之已甚而云然也然吾言氣質之可爲良
能豈徒指上哲之清明不必變化者言之不指中下
人重濁而難變難化者言之哉古者民有三疾求之
聖人之門亦多有之矣柴之愚也參之魯也師之辟
由之瘳也聖人以中道變化之其上爲聞道之人其
次亦皆行道之人苟從其受氣之後追論其受氣之
先其去聖人生知安行大有間矣然聖人何嘗以氣
質之不善爲不可變化而疾之惡之哉儒者推論及
此卽不必以爲陷溺其性之物亦何不可而必以爲

陷溺其性之物一若聖人之言性善亦可與為善可
 與為不善之性非悉舉而歸其罪于羊食越椒其人
 不可矣抑知柴而愚也愚也而不愚苟非柴而他人
 也愚則猶是愚也文○采○能○流不可變而為詐乎參而魯也魯也
 而不魯苟非參而他人也魯則猶是魯也文○采○能○流不可變而
 為莽乎師而辟也辟也而不辟苟非師而他人也辟
 則猶是辟也文○采○能○流不可變而為蕩乎由而嘑也嘑也而不
 嘑苟非由而他人也嘑則猶是嘑也文○采○能○流不可變而為亂
 乎且不特此也商紂之氣質不可以聰明言太甲之

氣質不可以昏弱言所分者不在氣質在能變化與
 不能變化而已矣此吾以天生氣質屬良能而言者
 亦從其能與為善而言非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也
 若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是從其不與性為善而言
 也豈徒指其氣質而疾之惡之并指其性而疾之惡
 之矣此其性聖人豈真與所言繼善率性有二性哉
 亦以自棄其性自蔑其性一如不得復有其性者耳
 豈以其人自失其性又從而罪其性之本不善哉豈
 以道不能弘人者又因人之不能弘道而并罪道之

不能弘人哉。且人之有性，既已得之，而又失之，是性亦可得，可失，不可終以善言之矣。而聖人終必本天而言善者，何哉？下愚不肖，惡極罪大，一旦能悔，能改，而自復其初，行道乞人，羞惡猶存，有時得生，失死，而不易其志，苟性之為性，非本有是善，既從其人，陷溺時失之，何以又從其人，陷溺後復之，亦可知矣。然則孔子言人性為貴，亦指其能知言之耳。吾子謂其兼良能言之，亦有說歟。余曰：乾雖至尊，止言知始不兼坤之作，成言之，是坤與乾亦兩大並立，優此而絀于

彼優彼而絀于此之物矣。何以言道止言天道，言性止言天性，其至尊無上如此哉。不知乾之至尊而無上者，坤之能未有不資乾之知以為主者。此人之所得而知之也。而乾之知不必資坤之能，以其知之自有其能而主之者，其知其能皆乾之統而自有之。此人之所不得而知也。使乾以其知資萬物之始，其資之者必待坤之能而始有以資之。是乾之知不過止于知之而已，而不知乾知之有其能者自在也。故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乾之知即言乾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七 佳山堂

能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言乾之知，卽言乾之能也。雖若兼乾之氣言之，實本乾之道而言之也。聖人言天之命如是，言人之性亦如是者也。聖人不思不勉，言知也。而從容中道，其知之能也。君子本天而有覺，言知也。而率之卽道者，其知之能也。學人本心而言誠言欺者，言知也。欺言毋欺，獨言慎獨者，其知之能也。雖若兼人之氣質言之，實本人之性而言之，亦猶是也。然則乾以其始之美利利天下，而有其能似，亦可不言坤之能矣。而不知

有乾之知始，又以其能始資之，而後坤之資生。一性順承而爲之，是又坤以其自有之能合德于乾而成載物之功也。知此而性之良知不獨先氣質而有之，性之良能亦先氣質而有之矣。人之一身更有何者貴于人之性哉？乃儒者必以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性亦隨之而惡，止以性爲無爲之物，而不知性乃有爲之物，止以氣質爲從惡如崩之物，而不知氣質亦從善如登之物。苟性與氣質之孰重而孰輕，猶未分明，况能知知與行之孰強而孰弱，以盡聖人

弘道之功亦何可得哉

儒者論知能不能通徹究竟而論之皆由不能從
聖人言語內反復求之執一語一事論一語一事
此聖人有不啓不復予欲無言之歎也知有良能
本在聖人尋常言語中非桂山創爲此說一一從
聖人言語拈出示人桂山嘗自言吾著論三十餘
萬言何能于聖人所言增益一字至哉言乎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九

然則聖人言知及之人雖得必失其于行之重也如
是子言性之知有其能似以苟能知之行亦非難此
象山有專主德性之說也紫陽以問學力行與象山
辯難互有異同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從事聖人之
徒各就其才識所近而專主一說卽爲入道專主之
說而不知皆諸子自主其說以爲入道之說雖由其
說以入道未嘗不可以入道而非聖人必專主是說
爲入道之說也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從容中道夫不思不勉而從容如是固從吾性本然之生知言之而得與中道人止知從氣質之安行言之而不知中庸以言誠言性亦止從生安之性言之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亦言性之有是良知必有是良能本如是也蓋誠之為言真實無妄之謂也天之道也人以真實無妄為道其得也得此真實無妄之理必待思而始得之耶其中也中此真實無妄之理必待勉而始得之耶其從容而自中于道也必待馴而習之久而化之由不從容而始從容以中

之耶此天之道所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中庸指天之命言之即指人之性言之指天之有知言之即指人之有覺言之指天命自然之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即指人性自然之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不兼天之氣而言之不兼人之氣質而言之也人止知中庸言誠未有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而不知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者以性可以誠言理也非氣也可以誠言者也氣質不可以誠言氣也非理也不可以誠言者也苟以

性言誠而氣質亦與性俱言誠是天下人之性皆有
其誠之性天下人之氣質亦皆有其誠之氣質亦何
異氣即性性即氣之說又何庸分性于氣質而二之
以明人之不能無聖狂賢否相去若是其甚也哉故
以誠言誠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雖以性之良知言
即○以○性○之○良○能○言○非○兼○氣○質○而○言○良○能○以○其○由○誠○而
明○乃○自○然○而○誠○自○然○而○明○謂○之○性○也○以○誠○之○言○誠○則
曰○自○明○誠○謂○之○教○此○雖○以○性○之○良○知○言○亦○未○嘗○不○以
性○之○良○能○言○而○未○可○即○以○性○之○良○能○言○者○以○其○猶○有

是必變必化之氣質必變化而始能不若生安之不
變化而自能故誠者能自成而誠之者必合人與己
而始成乃勉然而誠亦勉然而能謂之教也乃人止
知聖人之氣質有是生安之美能率其性而知之行
之如是○不知聖人之性有其誠○率其生安自然之知
而○知○之○即○率○其○生○安○自○然○之○能○而○行○之○特○有○是○生○安
之○氣○質○與○性○俱○率○而○知○之○行○之○耳○非○即○是○生○安○之○氣
質○不○必○本○性○之○自○然○能○率○而○知○之○行○之○如○是○者○也○辟
如○天○之○有○命○其○運○行○不○已○之○道○本○如○是○特○以○其○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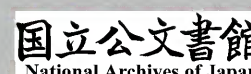
大樞圖說論
輕○清○之○氣○高○高○在○上○運○行○而○不○已○非○高○高○在○上○輕○清○
之○氣○不○必○有○是○運○行○不○已○之○道○而○運○行○不○已○也○嘗○試
與○子○取○孟○子○養○氣○之○說○而○推○論○之○夫○志○氣○之○帥○也○故
志○一○則○動○氣○也○志○者○心○之○所○發○性○之○所○生○也○志○為○氣
帥○以○性○率○氣○之○謂○也○志○一○動○氣○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亦○以○性○率○氣○之○謂○也○若○夫○氣○不○過○體○之○充○焉○而○已○雖
氣○一○動○志○亦○志○不○足○以○帥○之○而○然○耳○其○以○能○養○稱○者
不○獨○孟○子○而○已○北○宮○黜○孟○施○舍○皆○與○孟○賁○同○類○之○人
也○孟○子○所○養○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如○是○而○黜○與○舍○之

徒○不○過○刺○萬○乘○敵○三○軍○而○已○其○差○別○豈○在○乎○氣○哉○孟
子○配○義○與○道○以○志○帥○之○二○子○不○能○配○義○與○道○以○氣○養
之○以○氣○帥○之○而○已○豈○孟○子○天○稟○之○氣○獨○異○乎○二○子○耶
此○亦○可○知○性○之○良○能○志○一○動○氣○之○良○能○乃○本○然○之○良
能○氣○質○之○良○能○氣○一○動○志○之○良○能○未○嘗○不○本○性○之○良
能○以○為○良○能○其○相○去○有○天○壤○之○別○者○亦○猶○是○耳○孟○子
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可○之○者○以○心○之○不○動○不○必
定○求○于○氣○此○卽○余○性○有○良○能○之○說○也○又○曰○持○其○志○毋
暴○其○氣○能○養○其○氣○而○心○之○不○動○益○大○益○剛○此○卽○余○氣

有良能之說也。人惟以良能乃生安之氣。有之不知。生安之性能有之。彼至聖至誠。亦有是至美之氣質。而見其良能。亦至聖至誠。以其性之良能。率之而氣。
○字○字○精○義○入○神○
質與為同功焉耳。苟非吾性之良能。率之人心。一入。允執無由。即至粹美之氣質。亦如頑冥之氣質。其能未嘗不在也。又何良之足云哉。行道乞人。有是至不美而不可用之氣質。而不見其良能。亦行道乞人。失其性之良知。無以率之。而氣質與同過焉耳。苟以吾性之良知。率之。呼爾蹴爾。生死不屑。即至不美之氣。

質亦如高明之氣質。其能又未嘗不在也。又何不良之足云哉。知此而性之足以為主于氣質者。何如。又豈獨氣質之無知。以吾性之良知。主之而已哉。即氣質之本。有其能。亦以吾性之良能為主。而為之綽乎。其有餘矣。諸儒必死執昏明強弱。以區別其氣質者。區別其性。豈得為善言性者耶。

講至誠者之良能。不屬生安之氣質。此真析毫鏤塵之知量矣。至性可以誠言。氣質不可以誠言。千古至理。包藏聖人不言中。而桂山發之。至孟子養



氣至精至粹之論非經桂山一闡發讀孟子真如
雲霧中見日那能見日之真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

然則象山尊德爲主亦必有見于此而紫陽力行是
尚亦似以變化氣質爲難皆有所主以入道後之學
者多左朱而右陸何耶余曰聖人教人必有次序亦
因乎其人○與因乎其時○故其先知而後行○先行而後
言○教及門以教天下各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伊尹曰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
教人莫先于知豈有二耶然而三代以上之民風猶
淳其君子樸而直其小人愿而信上之人以言語文

辭教人少一以身先之上作下效風行草偃此觀于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如是也其能率者禮樂足以齊
之其不幸者刑罰足以防之其時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不知其爲道皆由不可知之民也故三代之聖
君賢相必以覺民爲先三代而後聖君賢相不能相
繼而作書詩禮樂雖極明備作師之道不復統于上
而移于下人自爲師家自有術鄉社國學蔚蔚彬彬
豈乏秀民上無身教之君下無身教之師能言而行
不逮之人不復得而愧厲之矣加以曲學異端言麗

行雜引而去之豈徒五禮六樂不足以閑之卽五刑
三千亦不足以制之矣孔子生其時立教誨人不過
言行二者而已卽其及門弟子誰非秀出人羣之輩
而言過其實亦多有之不患其不能知而患其不能
行此亦其時有不同而其人亦有不同如是也使孔
子徒以性與天道日與弟子諄諄然說之此亦何異
後世聚生徒立講堂不過發明性道著爲語錄豈必
無裨于人心無補于世教而爲之哉其于致知力行
希賢希聖無愧孔孟之教旨以造就人才亦已疎矣

此聖人于訥言敏行耳提面命至再至三而不能已也。然而聖人之教以力行豈徒若上之人教天下之凡民規規然從之。涇涇然守之。苟能行之不必其知之也。耶。雖日以行教之未嘗不日以知教之也。雖日以所未知教之未嘗不日以所未行教之也。非若後世講學聚徒止問其人之能知與不能知不問其行之能行與不能行徒以知可驟及行必漸進以藉其口爲寬假之地而已矣。故教以今日之所知卽爲今日之所行。今日一事一理之所知卽爲今日一事

一理之所行。今日之知亦三隅反之知也。必非後日之所行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後日之行亦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行也必非今日之所知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雖有聞一知二之賜聞一知十之回亦就其能行所聞而許之。不就其能知所聞而許之。此終日與言卽許其足發終身教恕不許其能及此。皆聖人因其人與其時通變而爲之者如是耳。至其主以教人力行者無論中人上下不問其氣質如何使盡

其自有之良能至真切而慎且重者莫大于求仁亦
 莫先于求仁蓋仁之為仁其見于事者莫不從存于
 心而發之人有終日為仁無一非仁之事退而自省
○一部論語骨髓數行說明何煩更從聖人言語外
 無一是仁之心故聖人教人無一人不教以求仁而
增益一字
 無一人許以能仁以仁之理存于心非由心而發者
 不可謂之仁之理仁之力亦存于心非由心而致者
 不可謂之仁之力心者統乎性之理而有之而主乎
 衆理者莫大于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心者又統乎性之力而有之而率之自

有其能者莫先于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
 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聖門
 弟子孰不求仁顏子而外無一許焉其難能如是乃
 曰欲仁仁至力無不足又易若反掌者何哉以性之
此論語言人之註疏即教人為仁之大路
 有心心之有力以是心是力而求仁乃由已而求之
 非由人而求之之可比也以是心是力而為仁乃由
 已而為之非由人而為之之可及也故曰仁者人也
 猶言仁者已也人之為人猶言已之為已也為人由
 已而由人乎哉象山知良知不能本是良能而實致



之不免行不逮言之過此世以宗門之言心性求明
求見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紫陽知良能不能推其
良知而極至之不免能立而不能不惑之過此世以
西河之于聖人篤信謹守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余
所爲從事聖門各主一說自以爲入道者也苟能知
吾性之自有其知能以其力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何徒指生安自委于無能坐
使困勉之徒收成功則一之效者不復可見豈非諸
儒主張氣質太過者爲之耶

此皆孔孟大聖賢教人精微至蘊日在口中提醒
人讀者習而不察桂山非聖門過來人安得有此
堯舜人皆可爲紫陽乃以世之大聖賢人能有幾人
必謂氣質使然何耶余曰孔孟之爲是言豈其以人
用不能爲之事託之空言以勉人而已哉亦以天下

所為從事聖門者主一說曰以為人道者也苟能明
吾性之自有其知能以其力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何徒指生安自委于無能坐
使人顛昏昏而不察卦山非聖門歐來人安得齊此
備此皆係孟大聖賢達人辭燼至藤日由口中畏顯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一

然則夫子既言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孟子亦言聖如
堯舜人皆可為紫陽乃以世之大聖賢人能有幾人
必謂氣質使然何耶余曰孔孟之為是言豈其以人
所不能為之事託之空言以勉人而已哉亦以天下
知愚賢不肖之人有是可為之理即有是可為之事
前此作君之聖人能使民為之而效後此作師之聖
人能使人為之而無不效而始有是言耳三代以上
賢聖之君皆因其民未失其良知良能率而教之故

生○安○困○勉○可○為○堯○舜○之○說○其○效○于○前○者○如○是○其○易○也○
三○代○以○下○孔○孟○之○師○不○問○其○良○知○良○能○失○與○未○失○而○
教○以○復○之○故○生○安○困○勉○可○為○堯○舜○之○說○其○效○于○後○者○
亦○如○是○其○易○也○世○之○儒○者○求○其○民○未○失○之○良○心○欲○如○
三○代○以○上○率○之○而○不○能○率○者○既○無○以○得○之○求○其○人○已○
失○之○良○心○欲○如○三○代○以○下○復○之○而○不○能○復○者○又○無○以○
得○之○徒○執○生○斯○世○為○斯○世○之○人○不○獨○愚○不○肖○之○性○不○
能○率○之○復○之○而○教○之○即○賢○知○之○性○亦○若○不○能○率○之○復○
之○而○教○之○者○以○為○天○之○生○是○氣○質○使○然○吾○如○彼○何○哉○

是○徒○就○一○已○所○值○之○時○與○其○人○就○一○已○所○能○教○以○教○
人○者○論○之○說○之○未○嘗○追○論○三○代○以○上○之○君○師○因○人○性○
自○有○之○良○知○良○能○所○以○率○之○復○之○者○深○思○之○耳○夫○既○
不○能○深○思○而○得○之○而○不○以○其○自○為○論○說○者○論○之○說○之○
見○而○仰○之○
雖○無○三○代○以○上○之○聖○人○能○及○其○民○未○失○之○性○率○之○而○
教○之○猶○望○天○下○後○世○在○上○者○苟○有○堯○舜○禹○湯○文○武○其○
人○一○旦○能○立○其○教○而○率○之○安○知○唐○虞○三○代○之○治○化○不○
復○見○于○今○日○哉○即○終○無○其○人○其○治○化○終○不○可○復○見○而○
其○因○民○未○失○是○性○率○而○教○之○之○道○自○在○如○日○星○之○炳○



大相圖說論
煨于天地間其道猶未亡也雖無三代以下之聖人
能取其未失之性而率之已失之性而復之猶望天
下後世在下者苟有孔孟其人一旦能立其教而率
者率之復者復之安知鄒魯之教化不復見于今日
哉即終無其人其教化終不可見而因其人性之未
失已失教以率而復之之道自在亦如日星炳煇于
天地間其人亡其道未亡也今世之儒者既不本古
作君作師其所以因時而善用其人性之理又不知
已之聚徒講學不能因其時與其人以復其性而變

化其弟子徒執一氣質之說以限天下有是良知良
能之人以沒天下有是良知良能之性三代作君之
道徒使晦塞而不明三代作師之道亦疑迂疎而無
實祇謂數千百年以來大聖大賢非人所及下愚不
肖天實爲之其于論世論人既已疎忽如此而盡性
至命見性明心自謂探索有加亦執理而未能窮理
之過也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是謂困勉之庸人
其成功也一如生安之聖人耶聖如堯舜人人可爲
是謂百千萬億之庸人其能爲也無非百千萬億之

堯舜耶。如是則吾儒以氣質之論論庸人。謂天下能有幾聖幾賢。而不然其說者。卽以大聖賢人性善之論論庸人。謂天下無非盡性。皆可爲聖人爲賢人。其說豈盡爲然哉。不知大聖賢人有是言。必有是理。有是理。必有是事。通古今。統人羣。無時不然。無人不然而後始有是言。以垂訓于天下者也。蓋聖人之與庸人。氣質不同。而同者性也。聖人豈不自知氣質之清明。強固。其迥絕于庸人者。寧可以數計哉。乃其自視。一無異于庸人。而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我非生而

知之者。聖人豈徒虛以下人。不自滿。假如是哉。不知聖人知庸人之有性。一如吾之有性。此不加增。彼不加損。徒以人之爲人。惟性之爲貴。始成其爲人。非氣質之爲貴。而始成其爲人也。吾安得獨有其氣質。而遂成其爲人哉。辟如唐虞三代之聖人。身居天子之尊。自視直如匹夫。舜以有虞之帝。未嘗自忘其深山之野人。禹以夏后氏之王。未嘗自忘其呷族之罪人。以吾爲天子。與野人罪人不同。而吾爲聖人。則不以天子而爲聖人。野人罪人。而不爲聖人。則同也。故聖

人之不以天子有加于人一如不以氣質有加于人
類如是也古作君作師之聖人其教賢知之人以率
其性與教愚不肖之人以復其性如射之有鵠無知
愚賢不肖之人莫不教以引弓貫矢而射之其能中
者固中道之人其或過或不及而不能中亦皆引弓
貫矢望鵠而思中之人也聖人能引而發之不能引
而中之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大聖賢人其教人也
○通○儒○之○言○無○往○不○合○必能使之無一不為大聖賢人始為修道謂教也乎
哉虞廷之五臣吾不得而差次之矣九官十二牧八

元八愷之儔能與五臣無差次允執厥中而無愧者
耶孔門如顏曾弟子吾不得而差次之矣四科之人
七十子之徒能與顏曾一無差次傳一貫而無愧者
耶且唐虞擊壤之民鼓腹之老歌不識不知帝力何
有者非終身由道之民耶其在聖門宰我之不仁子
禽之不知樊遲之呼小人冉求之力不足豈皆不列
于宮牆之內者耶從古作君作師之人能取人人自
有之知而引之即能取人人自有之力而引之矣能
取人人日用常行之道而引之即能取人人事天立

命○之○性○而○引○之○矣○辟○如○同○為○行○百○里○之○人○或○至○焉○或
不○至○焉○其○為○百○里○七○八○十○里○五○六○十○里○不○同○而○其○皆
由○是○道○而○求○至○之○人○則○一○也○顏○冉○之○早○夭○不○得○為○聖
人○其○為○聖○人○則○已○有○餘○矣○樂○正○子○之○為○善○人○信○人○未
得○為○美○大○聖○神○之○人○而○能○為○美○大○聖○神○其○始○基○則○已
正○矣○然○則○孔○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雖○魯○哀○之○愚
柔○而○能○明○能○強○舉○文○武○之○政○亦○無○愧○乎○文○武○之○人○孟
子○以○聖○如○堯○舜○人○皆○可○為○雖○曹○交○之○服○其○服○言○其○言
而○能○孝○能○弟○行○堯○舜○之○道○亦○何○愧○乎○堯○舜○之○人○乃○儒

者○言○帝○王○必○以○堯○舜○為○主○言○聖○賢○必○以○孔○孟○為○歸○不
問○其○能○及○不○能○及○與○有○及○有○不○及○必○引○繩○切○墨○而○論
之○徒○謂○生○民○以○來○有○幾○堯○舜○幾○孔○孟○其○人○哉○孔○子○教
人○成○功○則○一○而○不○及○孔○子○教○人○者○必○曰○成○功○必○不○一
孟○子○教○人○可○為○堯○舜○而○不○及○孟○子○教○人○者○必○曰○堯○舜
必○不○能○為○徒○執○一○天○生○智○愚○賢○不○肖○自○然○一○定○之○人
謂○其○受○生○以○來○本○是○如○此○吾○如○彼○何○以○維○天○賦○是○性
于○先○使○率○是○性○而○為○之○者○直○置○不○問○且○以○聖○人○立○是
教○于○後○使○修○是○道○而○為○之○者○亦○直○置○不○問○自○古○大○聖

人有性又有教有教又有性由吾儒言之必使無性亦無教無教亦無性而後已既不能令人自成其已又不能以我兼成其人又何取氣質之說之陷溺人心流禍一至于此也耶

桂山論性三十篇十餘萬言皆為氣質言性痛哭流涕而論之止因將釋氏無心無性擡入空虛寂滅中說得無聲無臭妙不可言遂以知覺運動混入氣質亦如彼言作用是性墜其塵霧中迷而不悟

為補聖賢說性所未備訛而又訛繆而又繆每讀一篇輟手錄之雖十日讀猶不能已已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二

或曰康節所著書本大易推衍而成紫陽謂其學出希夷止是術數二程亦似以術數輕之吾子所為邵子象數與孔孟參差者殆以是歟余曰大易一書四聖人所發揮乃天地自然之理數也豈徒占驗推算之小道云爾哉蓋易書本由數起者也然非以數為數而已也其理即數而具備焉非數先而理後也有是數即有是理也大易理數之原本也安得以聖人



九○九○圖○說○論○
所○成○之○易○書○止○以○術○數○比○之○哉○伏○羲○之○畫○卦○有○畫○而○
無○辭○數○也○而○理○在○其○中○文○周○孔○子○繫○之○以○辭○合○天○地○
萬○物○幽○明○死○生○而○有○之○理○也○而○數○在○其○中○故○伏○羲○畫○
卦○以○來○文○周○未○始○有○辭○卽○以○所○畫○卦○爻○起○數○定○吉○凶○
未○嘗○不○可○也○惟○夏○有○連○山○之○名○商○有○歸○藏○之○號○自○古○
又○未○始○無○辭○也○猶○龜○之○卜○不○過○兩○霽○蒙○繹○克○亦○可○占○
也○此○數○也○理○在○其○中○之○說○也○文○周○繫○卦○爻○之○詞○孔○子○
衍○十○翼○之○義○以○理○道○發○卦○畫○之○蘊○往○來○屈○伸○天○道○人○
事○胥○備○于○此○以○數○推○理○而○理○益○明○以○理○推○數○而○數○益○

著○決○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猶○龜○卜○用○五○後○此○繇○詞○
相○繼○續○而○成○書○此○理○也○而○數○在○其○中○之○說○也○然○而○河○
圖○卦○畫○其○彌○綸○天○地○之○道○也○大○矣○豈○徒○爲○揲○筮○而○立○
卦○生○爻○也○哉○以○數○揲○筮○特○其○一○端○耳○聖○人○以○天○下○賢○
知○之○人○明○于○天○道○民○故○者○少○而○愚○不○肖○之○徒○日○用○云○
爲○莫○知○所○趨○嚮○者○多○也○且○天○下○大○小○之○人○凡○理○在○兩○
可○之○間○事○無○一○定○之○際○決○嫌○疑○定○猶○豫○人○謀○鬼○謀○必○
交○盡○而○後○行○之○可○以○無○憾○也○夫○天○下○之○事○亦○決○于○一○
理○而○已○矣○愚○者○舉○事○詢○之○智○者○而○定○焉○不○肖○者○成○務○

咨之賢者而判焉而必質之至幽至隱之鬼神者以
 聖人畫卦合陰陽之道通幽明之理而有之其理之
 明而屬乎陽者人主之其數之幽而屬乎陰者鬼神
 主之也洪範七稽疑有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事苟無疑以人之理為主而
 不及卜筮苟其有疑則以卜筮為主而仍以理參斷
 之一從一逆占卜並違則又有內外動靜之用其敬
 慎也如此蓋聖人畫卦以教天下法天地而順動合
 日月而貞明循四時而有序通鬼神而知吉凶者皆

在陰陽卦畫中苟能通之豈徒揲著求卦之一端而

此○易書自有○之理本天地自有○之理人止以卜筮

已哉揲著求卦與神物以前民用又若為不著不察

目○之聖人十翼可以○不作

之人決疑定業居多且周禮筮人掌三易九筮之名

必先筮而後卜貞悔二占自合古法春秋以前不可

概見左傳所載多本義理以斷卦爻如卜徒父卜偃

史蘓蔡墨楚丘父史趙史墨史龜之屬能發明意義

他如陳文子子太叔子服惠伯以理決事其應如嚮

下至穆姜婦人陽虎作亂之徒亦能觀象占而知存

亡進退之理古之人以理自斷而以上筮斷于鬼神

順則從逆則否非專以卜筮為準也順則從者如晉

通三才之謂儒讀此論者知之

文筮勤王而從納王之吉占是也逆則否者如邾子

卜遷釋而不從不利于君之凶卜是也其明于死生

禍福一以理道為主者大率如此後世人心瀆亂史

失其官穆卜枚占謀及鬼神不以背義趨利為凶而

以逃難免死為福抱筮者忘其瀆亂布筮者言多游

移幾于有鬼道而人道可以不言者然雖鬼神亦且

厭而不欲告之矣其道流失有驗有不驗士君子鄙

為術數而羞稱之其人比于史祝巫醫之人其學列

于農圃星相之學然其事至于今不廢雖殊方之卜

不用龜筮或責象于木石之微茫或取類于牛羊之

朽骨亦可知陰陽鬼神無感弗通所在皆然也天易

一書自商瞿至田王孫未聞有所傳至施孟梁丘始

以學名而其學已亡于西晉京房自云授易焦延壽

以占驗見長不類聖人之道漢世別為立學又漢初

有費直得古文易書行于人間陳元鄭眾傳之以及

馬融作傳鄭玄為註王肅王弼之徒從而暢其說以

義理為歸天下宗之此京焦王鄭分象數義理若自

九極圖說
卷之十
四
爲一家者也。惟康節學于李挺之，其授受本陳搏所
自來，合象數義理而通之者也。皇極經世乃推測步
算之數也，而觀物內外篇天人性命之理存焉。夫學
聖人之學，自必得聖人指歸之所在。河圖起于數，謂
聖人不言數可乎？然聖人言數亦止言大衍之數，揲
著求卦之法而已。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天地萬物鬼
神陰陽變化幽明屈伸之至理，後之聖人莫不于一
卦一爻中發揮之。帝王之參天贊地以治天下國家，
聖賢之盡性至命以正心修己，兼該悉備于此。其指

要言不煩

歸之所在，亦從可識矣。學易之君子誠能居而安者，
易之序樂而玩者，爻之詞體乾坤易簡之德，知幽明
死生鬼神之理，道濟天下，樂天知命，旁行不流，新日
新之盛德，有富有之大業，其居中守正，進退存亡，盡
性至命，窮神知化，以盡陰陽不測之神，有終其身觀
象玩詞，觀變玩占，不能已已者，雖極天下莫窮，莫盡
之數，無不統諸吾心，而不出其範圍，又何庸舍此而
更求之哉？後世諸儒學易，失其指歸于聖人卦爻十
翼中，所洋洋灑灑而言之者，反謂吾既已知之矣。日

於聖人撰著求卦之外○謂其數若有所未盡而反復推求之○如揚子雲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君實之潛虛五五行○其言理言數○有增于大易○有裨于大易者○安在耶○亦徒見其闕畧補湊且多謬戾而已矣○至如京氏之學○分卦直日其後○管輅郭璞占驗奇中○自為至精○卒如延壽所歎得吾道以亡身○可謂學易而得其數矣○可謂之學易而得其理者乎○今天下星禽納甲相術祿命葬書形法八門握奇諸書窮巧極算支衍條析皆不外陰陽五行

為之豈易與天地有二陰陽五行哉○然而易之陰陽五行數也○理在其中○理見而數可以不見者也○術家之陰陽五行數也○而理不必在其中○數見而理不必見者也○術家各以一術求之○自以為與易之陰陽五行合耳○非易之陰陽五行○一如術家之說○而術家能取而有之也○世之學者○必明易之數○自必以易之理為數○易之理包乎數○乃數從理○非理從數者也○雖極術家之智巧推測之○其理苟不合其數○亦小數而已○故既多不可施之于事○又有驗有不驗○鄙陋之徒習

○通儒之言字精切

之又附會其說以炫世而求術之易行此其所以愈
流愈卑而不足數也。康節以元會運世論天地之始
終及紀帝堯至五代以天時驗人事人事驗天時以
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及動植飛走之數述皇帝王
霸陰陽消長古今治亂明大中至正之道苟非于天
地萬物之理數默有體會康節又何庸出而訪道歸
洛三十年環堵蕭然躬爨以養其親及居百源夜不
設寢坐不再食久而學成所爲探蹟索隱鉤深致遠
無一不歷歷指數而言之哉然西山蔡氏稱康節自

爲一家古所未有明道以盡其所學須二十年伊川
紫陽雖極口推服終以術數目之而宋世諸儒又莫
不以老宿尊之者以其觀物內外篇頗得易書精微
之旨趣也夫其言理之精微不出易書之理其言數
之深隱亦不出易書之數可知矣。余於象數無所指
授嘗讀其書而歎之以爲天地之大理與氣而已理
無窮盡氣亦無窮盡必以元會運世窮天地之始終
何爲乎。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卽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亦大畧言之

耳必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紀帝堯至五代離合興廢
○撮○舉○大○要○無○不○批○御○導○歟○
以天時驗人事以人事驗天時何為乎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帝王聖人以此歸諸天道而已而參贊
化育裁成輔相其道不在乎此也而必以日月星辰
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變化生成以求萬物
之性情形體飛走草木又以音聲律呂窮萬物之數
何為乎自古聖人以大中至正之道於皇帝王霸辨
其治亂盛衰判然可見今必以陰陽消長窮天地萬
物者述而論之何為乎康節不過謂易書言天地萬

物之理其不離乎數者四聖人已盡其蘊矣易書言
天地萬物之數其不離乎理者吾覃思日夜以發其
蘊以求補四聖人所未備耶今其書具在無論能通
其意如王豫季通僧宗之輩究未得其要指而傳之
卽其書果傳其與大易河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相
合與否未可知卽其象數與河圖相合然與四聖人
康節書○雖言理數實以數言數
言理言數所為觀變立卦發揮生爻和順道德窮理
盡性以至命一若無所與焉卽雜之大易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帝王之盛德大業聖人順性命兼三才之

理亦無所補益于其間亦自成其為康節之易書而已且其書又不無與太玄潛虛諸書牽合補湊以成其說者諸儒雖謂其幽深秘奧不得而知然如皇帝王霸必配以易書詩春秋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以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為天地之四府以易之生書之長詩之收春秋之藏為聖人之四府又若唐堯起于月已星癸推而上之得天地之中數為極盛之治然自堯之上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之者既不可得而知自堯之下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

之者又不可得而知或不及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過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天止生一堯雖當中數而終不生堯必以一堯之中數明其盛亦其數適合則有之非必自然之理數也而伯溫引孔子贊堯如天以明之夫孔子贊堯以則天無名孟子引孔子贊堯以為天下得仁若以當中數引而稱之不幾以堯之極治雖堯自為之亦若天為之者耶至于八卦之止分太少陰陽四象之為水火土石龜山亦謂以十數分配八卦惟艮坎同為三數星日氣候分

布諸爻其八卦與文王不同莫能通曉此其為說不免牽合補湊如太玄潛虛與納甲飛伏諸家言五行生尅皆附大易以自神其說者其術數之大小或不○同○其○不○必○祖○述○義○孔○諸○聖○人○而○自○為○象○數○之○術○以○傳○于○世○則○一○也○

自古相傳易為卜筮之書四聖人亦以卜筮繫詞然天地人物之至理莫不包括其中非夫子十翼反復言之誰能發其精蘊後世數學惟康節得其傳亦較術家推測為尤精能以四聖人發揮義理通之也若離理而言與術家相去曾幾何桂山將理數本原剖析無剩義可謂包舉大易一書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三

或曰上蔡謂堯夫精于易數人事之成敗始終禍福修短推測無差而二程輕之何哉余曰夫子言作易之聖人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言學易之君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且制為卜筮以前民用非可以前知何以見聖人吉凶同患之情哉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邵伯溫系述曰數者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于幽而驗于明藏于微而著于顯此亦言數之至精

矣夫以天地間必有之數而聖人于易衍之儒者必
 以數非所尚而少之是不惟不知天地之數即天地
 之理亦必有未能通貫者矣二程之不欲學之且若
 輕之者非謂有理可無數而輕之也蓋理者行乎陽
 而數在其中人主之者也數者行乎陰而理在其中
 鬼神主之者也君子以理為數不以數為數理之所
 在即數之所在也故行乎陽也一若有理而無數者
 非無數也鬼神以數為理不以理為理數之所在即
 理之所在也故行乎陰也一若有數而無理者非無

分晰如皎日光明小家支派舌橋而不能下

理也蓋嘗推其所自生氣以理為主數以氣為主理
 能包氣數而主之數不過本氣而有之本理而行之
 耳此伊川問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
 夫對以知易理為知天能知其說者可以知理能包
 數數不能包理斯真通乎易道之原本者矣今康節
 之數當世所稱神妙莫加焉者如云占屋知成毀
 占雷起何方靡不奇中然嘗即天官一家言之其推
 步天體星日如示諸掌猶不免有過有差有驗有不
 驗今以天下之大事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一

經推算毫髮不爽無論其不能無過差與驗不驗即能無過差無驗不驗康節一人也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而爲之人也而鬼神矣居一鄉一鄉之人從而咨之訪之居一國一國之人從而咨之訪之聞于時而升于朝君臣上下決大疑斷大策莫不咨之訪之是聖人能教人以理不能教人以數者康節能教之聖人止能以上筮之數使人乞靈于枯骨腐草者康節能以卜筮之數使人乞靈于講道修德之人且康節生平爲人德氣粹然亦吉凶與民同患之人也行

遊城市中士大夫聽其車音倒屣迎致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卽庚桑楚之居畏壘尸而祝之不是過也乃康節終不欲如嚴君平司馬季主卜筮謀食寧躬擗以養其親者何耶豈以數往知來其道近鬼犯陰陽鬼神之忌故不爲耶嗟乎天之有數其在世紀治亂人事禍福卽天之有命也天賦以理謂之性以數謂之命人之有性卽人之有理也人之有命卽人之有數也無論其道近鬼犯忌與否卽無其忌而布之著筮宣之話言人歎其先覺家奉爲如神然亦止能如

鬼神先知之而已不能使其違鬼神而逃之也能知其吉凶禍福教人修德以免之改行以回之而已其術家通此便君平季主一流不則可食之人而能免能回與否在其人自為之非吾能言之吾又能使免之回之吾能有所與焉者也是人之有數一如人之有命所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非耶人之有理一如人之有性所為惠施則吉從逆則凶者非耶然則古之聖人教人以敬勝吉而怠勝凶從欲凶而從義吉不俟卜筮而趨避之道一言一動無不有以自主雖鬼神亦無所用其佑之者其視人終身賢賢

然一旦有事抱筮問易吉凶既兆而始求所以趨之避之不已末乎且聖人即因卜筮而教以趨之避之鬼神亦以卜筮告人以趨之避之究之其能趨避與否在其人自為之雖鬼神亦無如何自然之理也聖人惟同患之心無已作為卜筮著之象詞以斷人之疑而成人之務學易之人亦以同患之心無已因所問而告所占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禍則勉之以修福則持之以敬無非本天道以歸于人道其言數終主乎理而已矣故聖人以理言數此不必卜筮而可以

前知者也一言一動方興而知其必敗未遇而知其

必昌是也以數言理此以上筮而使人前知者也一

卦一爻非德而吉不為吉是德而凶未為凶是也或

曰然則數之有定若此而又制為卜筮所為不疑何

卜殆以是歟余曰然聖人非徒教人不疑則不卜而

已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聖人于

神之所為亦既已知之矣豈必康節有所傳而始盡

其妙歟然聖人知之一若不知之其理可窮一若不

必窮之者聖人以為必知必窮其為鬼道之害猶小

條○理○萬○端○縷○析○詳○盡

○千○古○未○發○之○秘○無○不○在○聖○人○也○言○之○中○

而為人道之害為大也天之生是人也非謂止予以

富貴不予以貧賤也止予以安樂不予以患難也然

人生氣數中在富貴天即與以處富貴之理在貧賤

天即與以處貧賤之理未嘗以富貴者生而有以安

其富貴貧賤者生而無以安其貧賤也其在安樂天

即與以處安樂之理在患難天即與以處患難之理

未嘗以履順者得其所亨處困者失其所亨也故有

德與命而富貴無德與命而貧賤天之所為也有德

無命不以其道而貧賤不敢不安其貧賤無德有命

不○從○正○面○說○反○面○必○不○明○立○言○之○苦○心○如○此

不以其道而富貴不敢自安其富貴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有○才○與○時○自○致○其○安○樂○無○才○與○時○自○嬰○其○患○難○天○之○所○爲○也○有○才○無○時○不○以○其○道○而○患○難○不○敢○不○行○乎○患○難○無○才○有○時○不○以○其○道○而○安○樂○不○敢○自○有○其○安○樂○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故○古○之○聖○人○有○德○有○才○則○升○之○庸○之○無○德○無○才○則○絀○之○置○之○君○子○在○上○勞○心○以○治○人○小○人○在○下○勞○力○以○事○人○上○下○辨○民○志○定○以○齊○人○事○之○不○齊○以○齊○天○道○之○不○齊○知○有○理○而○不○知○有○數○而○數○在○其○中○知○有○性○而○不○知○有○命○而

命在其中使之並生並育于久安長治之天下此立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其時之君子富貴而處安樂也爲忠臣爲孝子其處患難也臣死忠子死孝苟貧賤而在下讀書修行無所改吾安樂也遘屯遇蹇無所避其患難也至于小人則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是爲安樂矣凶荒死亡仰事俯育有所不足是爲患難矣在上之人既有以豫防之又有以補救之人人各盡其性卽人人各順其命也人人各得其道卽人人各安其數也雖世有污隆之不同人有賢否之不一其

事若廢而終不能廢其道若缺而終不能缺焉者古
今如一日也。世教凌夷流極不反君子憚操存而樂
放縱小人厭勤苦而求便安見義不為走利如鶩加
以二氏之教惑蠱人心棄實有而談虛無舍聖賢而
事神鬼變養性存神之道求長生不死之方濁亂陰
陽墮壞倫紀其人自為超神聖之人其道自為小天
地之道其言通徹至此人猶不悟內無主持敬慎之心外有肆無忌憚之教使
天下之民汲汲皇皇惟已真憂世憂民之心是利何論君子小人皆可
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可存而不可亡可生而

不可死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之人嗚呼人
心風俗一至于此是誰之過歟大易一書言理莫如
乾之首卦潛見惕躍各以其時至于亢戒以進不知
退存不知亡得不知喪不徒以進與存與得為吉而
利退與亡與喪為凶而不利也今則惟知利則為進
不利則為退利則為存不利則為亡利則為得不利
則為喪其進與存與得而不失其正者已無之矣况
於退與亡與喪而求不失其正者猶望有其人乎老
氏之道以退為進以亡為存以喪為得佛氏之教無

進亦無退○無存亦無亡○無得亦無喪○此其所以終流
 于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老人而已矣○生平修身
 立行○非誘于有命○卽誘于無才○一旦臨去○取決從違
 見利則趨○知害則避○其明于悖德○悖禮○雖吉亦凶○死
 孝死忠○雖凶亦吉○卽令詹尹○司馬季主○端莢拂龜而
 告○以趨嚮亦奈之何哉○且聖人所爲數者○卽鬼神所
 爲理也○人以爲命○聖人不以爲命○人以爲數○聖人不
 以爲數○涉天下之險難而能通○處天下之困窮而能
 變○此所謂有理無數而非無數者也○命在天○鬼神奉

天之命爲命○數在天○鬼神奉天之數爲數○豐于德者
 嗇于遇○而不能移○嗇于德者○豐于遇○而不能易○此所
 謂有數無理而非無理者也○故數之爲數○原本乎天
 雖鬼神莫能逃○况于人乎○卽能以其數知人死生禍
 福○因占以告其應○如嚮終不能先事而爲之○必事後
 而見之○故其數之已定○雖十年百年○可以先知如元
 會運世一本陰陽五行生尅變化於易書乘除推之
 而非聖人之所尚也○此吾所爲學易者○必得聖人之
 指歸而後可也○後世京焦管郭精于推算而鍾昱語

景純曰吾命付天顏含對公明日自有性命亦可云
知理之不惑者矣近世以上筮占驗未足炫人如李
少君新垣平假鬼神術以眩人求自全一身而不足
况求其有裨于人之毫末哉適足爲人道之害而已
矣程子言數至康節始一本于理故其言數雖精終
不自炫其所長未嘗指授其門人以傳于世讀其觀
物內外篇言天地之理亦至精矣而數不足多也使
言數必如言理聖人於易書蚤已言之矣

上篇言理數之原本此篇言理數之條目支節通

徹合一詳悉論之惜乎聖人繫十翼時有請益如
或問者使其言與桂山相印證然桂山自言言所
不言亦從聖人已言得之真心得之學詣

不言衣冠聖人子言於文其心於道
 海闊洋寬其言與林山相照然林山自
 道合一精然備文辭平聖人樂七真
 不言衣冠聖人子言於文其心於道
 海闊洋寬其言與林山相照然林山自
 道合一精然備文辭平聖人樂七真

太極圖說論儒論五十四

或曰周程張邵有宋大儒至言性言仁言理言數亦
 如言有言無與孔孟多殊旨諸儒願學孔子而猶若
 此其于聞道為何如者耶余曰諸儒于孔孟之門皆
 能知能行之人也其淵源所自吾不知果出何人亦
 其深造而自得之耳然以比于曾子子貢親承一貫
 並稱聞道之人百世而下亦未敢以為然也道可與
 知未可與行謂之不能行則可不可并謂之不知也
 可與適道未可為聞道者謂其未能聞道則可不可

謂其所知所行於道違而遠之者也。蓋聞有淺言之者，多聞多見是也。聞有深言之者，朝聞夕死是也。聖人之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以其知至不惑也。豈前此十五志學三十能立，非知而何以學，非知而何以立？○讀○聖○人○書○窮○理○必○入○其○中○論○理○必○出○其○外○非○真○善○耶？不惑之知，聖人窮理已至之知也。五十而知天命，以其知至天命也。豈前此四十不惑，猶未能知天者耶？知天之知，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知也。此子貢之多識，不至一貫，不可謂之聞道。曾子之忠恕，不至一貫，不可謂之聞道也。假使子貢、曾子、生、周、程、張

邵之時，本吾聖人之道，取百家二氏之說，一一推求升○孔○孟○之○堂○而○昌○言○之○諸○子○亦○當○相○視○而○笑之，有指而斥之者矣。寧有進而與之者乎？有辨其非而獨明其是者矣。寧有疑其是而謂未盡非者乎？使二子而於吾所為道，吾所為天之外，猶有一毫有無疑信之間，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是必以聖人之道，猶未至而所謂道一者，猶未為定論也。以是而親承一貫，可謂之聞道之人，不可謂之聞道之人。耶？此可以明四儒學問知行分量之所及矣。昔程子語介甫曰：公之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

言極其分明如某則上尋相輪辛苦登攀直至十三級雖未見相輪能如公所言然我在塔中去相輪漸近此喻聖門學道之人為甚切蓋能知之人不可即謂能行之人能知能行之人未可即為聞道之人故一貫之說人人皆聞其不知者固有其知之一如不知者自古及今不獨孔門一堂為然也乃程子又言介甫只是說道纔說道便不是道夫說道而不是道五經四子書無一字一言不是道謂之無一字一言○通○人○之○言○無○一○字○是道可乎此與伊川言道而可樂則顏子不樂之說○落○二○乘○

一也蓋道之有說即學之有講也不講不明求知之一法也於道之得不得何礙焉且得道而樂為非樂樂何事耶色耶聲耶貨耶利耶道之所不有也功名耶事業耶欲之樂之非性分之樂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面粹然其背盎然四體不言而喻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斯真性無不周匝千古善論者誰能過之分之樂也即欲以浴沂風舞活潑潑地當之然其樂亦從性分之源本所流行而見之者也今反舍其源本而但尋其末流可乎不可乎孔子浮雲富貴以其

不義也。不義而不樂。義則不富不貴。而吾之所樂。自在義中。苟舍仁義禮智。根心根性。而非樂。必以心無其心性。無其性。為極樂。其樂非吾儒之樂。其道非吾儒之道矣。古吐蓮花不足喻之孔顏獨樂之樂。不與人共樂之樂。數千百年不傳之秘妙。七十子之徒。終日親炙。而不能得之者。必俟後儒尋求。而始得之。亦必不然之理矣。紫陽嘗非象山似禪宗。以其說到指歸。只是不說象山口舌機鋒秘而不發。此宗門誑人之餘伎耳。程子只認向上一着。聖人不會說不肯說。

所以有予欲無言之歎。不知聖人未言。予欲無言。以前既言。予欲無言。以後無日不欲無言。無日不能無言。雖至老而剛書贊易。無一非言。無言一歎。亦吾無隱爾。無行不與之義耳。卽四時行百物生。不言之言。如子貢自能喻之。若乃學道之人。功候已至。一呼一唯。原無多言。又豈掃却語言文字。而始然不掃却語言文字。而不然者耶。宗門翻釋迦之案。立頓悟之法。於吾道了無干涉。今必以纔說道。便不是道。纔說性。便不是性。纔說樂。便不是樂。為聖人亦有向上一着。

掃却語言而不知願學孔子之人苟于參乎賜也一
 以貫之如此直捷示人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如此痛
 切戒人不能合其意旨而深喻之其于道之間不聞
 未可知也嗚呼聖人往矣不得而見之矣皆由不從
 聖人所已言求之反從聖人所不言求之之過也故
 胞與言仁何嘗非言仁而不得為聖人之言仁氣質
 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嘗非言性而不得為聖人
 之言性皇極言數何嘗非言數而不得為聖人之言
 數且胞與言仁何必以釋氏言仁而不知其入于釋

氏之仁氣質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必以告子釋
 氏言性而不知其入于告子釋氏之性皇極言數何
 必本道家言數而不知其入于道家言數豈真以釋
 氏告子陳搏之徒所授受有加于聖人之言耶惟其
 生平學識所到見聖人理一分殊為是又見民胞物
 與為是遂若墨氏兼愛釋氏平等其論仁未盡非也
 于是西銘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吾自
 論其仁見聖人言人性本善為是又見氣質之性為
 是遂若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釋氏心無其心



性○無○其○性○其○論○性○未○盡○非○也○于○是○遺○書○言○聖○人○所○不
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性○見○聖○人○大○易○言○數
為○是○又○見○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一○一○有○數○為○是○遂○若
希○夷○之○所○指○授○李○种○之○所○遞○傳○其○數○未○盡○非○也○于○是
皇○極○經○世○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
其○數○故○凡○四○子○所○論○說○而○著○為○成○書○非○謂○知○其○道○為
曰○儒○自○以○卓○識○過○人○趨○聖○步○賢○在○此○舍○大○路○而○入
曲○學○異○端○而○必○有○取○乎○爾○也○亦○非○謂○知○其○道○為○曲○學
誤○經○亦○在○此
異○端○而○必○無○取○乎○爾○也○亦○若○以○吾○于○曲○學○異○端○棄○其
粗○而○擇○其○精○斥○其○非○而○存○其○近○是○以○補○古○聖○所○未○全

昔○賢○所○未○備○自○以○為○見○道○之○至○而○立○言○者○也○而○不○知
道○一○而○已○矣○開○天○之○聖○人○聰○明○睿○智○天○實○縱○之○究○性
命○之○根○源○窮○道○理○之○極○至○千○聖○以○是○傳○心○百○王○以○茲
立○教○歷○數○千○百○年○來○使○堯○舜○於○是○道○猶○有○所○未○全○必
俟○禹○湯○從○而○全○之○文○武○于○是○道○猶○有○所○未○備○必○俟○孔
孟○從○而○備○之○則○是○開○天○之○聖○人○於○性○命○未○聞○之○先○究
其○根○源○猶○非○根○源○于○理○道○無○名○之○始○窮○其○極○至○猶○非
極○至○千○聖○百○王○遞○相○祖○述○原○有○未○全○未○備○必○俟○數○千
百○年○後○又○有○過○于○開○天○之○聖○人○別○立○一○大○于○吾○道○大

于○吾○天○者○吾○從○而○資○之○取○之○以○補○吾○道○所○未○全○吾○天
 所○未○備○嗚○呼○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耶○今○周○程○張
 邵○諸○儒○考○其○生○平○致○知○力○行○以○存○誠○主○敬○為○本○出○處
 語○默○卓○然○師○表○從○遊○弟○子○信○若○尼○丘○私○淑○諸○人○流○風
 仰○止○雖○遭○逢○非○時○邪○正○水○火○指○為○偽○學○斥○為○黨○人○至
 今○尊○之○信○之○望○為○守○先○傳○後○之○人○者○惟○至○于○天○人○性
 命○之○本○源○必○與○孔○孟○有○殊○旨○當○時○猶○有○未○信○後○世○不
 免○疑○之○乃○四○儒○著○論○立○說○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亦○不
 過○惑○于○二○氏○之○言○虛○言○無○一○若○實○有○其○理○為○前○聖○不
 直○中○膏○肅○言○

傳○之○秘○旨○耳○所○以○然○者○由○有○宋○諸○儒○未○嘗○以○從○事○老
 佛○為○諱○雖○曰○求○之○無○所○得○舍○而○去○之○究○于○有○無○虛○實
 之○間○不○能○破○其○樊○籬○決○其○根○底○斬○關○而○出○獨○立○無○倚
 為○聖○門○砥○柱○人○耳○昔○孟○子○之○闢○楊○墨○也○不○過○為○我○兼
 愛○之○說○耳○乃○至○比○于○無○父○無○君○斥○為○禽○獸○而○距○之○豈
 其○無○所○為○而○然○耶○四○儒○於○二○氏○未○嘗○不○辭○而○闢○之○亦
 惟○曰○吾○但○取○其○迹○而○闢○之○已○足○以○闢○之○矣○至○其○言○心
 言○性○是○何○心○何○性○亦○徒○相○與○推○而○入○于○虛○無○寂○滅○無
 窮○無○極○中○指○一○無○以○示○之○使○人○終○其○身○于○杳○冥○昏○默

大和園說前
求之了無歸着既不能破而出之自必折而入之亦
其勢使然也周邵論釋氏絕少多本道生天地立言
故周子無極之說棄而猶存邵子太極之旨推而益
上彼四儒之闢二氏豈不知孟子之闢楊墨如其
甚耶天下之理疑于彼者必其不能信于此也執其
兩者必其不能致其一者也故聖人之上達止于下
學達之而諸儒必于上達求之聖人之不言無卽于
言有有之而諸儒必于言無求之誠能不惑于二氏
自能篤信吾聖人其于一貫之旨又豈必聖人呼之

而後知不呼而不知之耶余嘗謂有宋諸儒其能篤
信聖人者惟紫陽一人而已非徒集註經書一字一
語闡明道理而言也卽其推崇諸儒所著成書必廣
引曲解求無倍謬于聖人尤足以見之如民胞物與
伊川爲其理一分殊紫陽卽以理一分殊解之張程
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紫陽卽以萬殊一本一本萬殊
解之邵子推步之學鮮能通曉紫陽卽以生死盛衰
自有此理解之一如無極太極終以無形有理爲解
不欲使人顛撲破碎而後已然究竟于無極未嘗不

○大○和○圖○說○論
○疑○二○程○不○說○微○意○論○理○一○而○分○殊○未○嘗○不○知○人○須○于
○意○言○之○外○求○之○論○氣○質○之○性○未○嘗○不○以○天○地○之○性○卽
○墜○在○氣○質○之○中○論○繼○善○成○性○未○嘗○不○謂○橫○渠○見○解○有
○差○論○康○節○更○易○四○象○未○嘗○不○云○彼○要○如○此○說○終○以○術
○數○歸○之○此○非○篤○信○聖○人○安○能○于○可○以○引○歸○孔○孟○處○無
○不○引○歸○其○不○能○引○歸○孔○孟○處○又○未○嘗○曲○爲○引○歸○而○微
○以○已○意○申○說○之○豈○紫○陽○智○識○學○力○能○遠○過○四○先○生○哉
○不○獨○紫○陽○心○服○卽○四○先○生○亦○何○辭○之○有
○亦○其○篤○信○孔○孟○之○道○至○切○至○實○故○于○疑○似○之○間○一
○發○露○之○耳○非○旣○信○其○人○之○說○而○又○疑○之○旣○疑○其○人○之

○說○而○又○信○之○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或○曰○吾
○子○論○紫○陽○有○功○于○聖○門○其○傳○道○解○惑○較○周○程○張○邵○爲
○尤○大○而○象○山○之○徒○多○以○紫○陽○晚○年○反○約○追○悔○前○非○近
○世○儒○者○又○多○以○紫○陽○註○書○執○已○見○說○詩○論○易○增○補○聖
○言○移○易○章○句○訾○議○未○有○已○何○耶○余○曰○五○經○四○子○漢○儒
○止○有○詁○訓○使○人○自○通○曉○其○義○理○而○已○至○宋○儒○始○取○其
○義○理○而○發○明○之○如○周○程○張○邵○所○著○成○書○多○發○其○精○蘊
○又○各○立○講○堂○教○授○生○徒○孔○孟○之○道○大○著○于○天○下○紫○陽
○又○從○而○句○櫛○字○比○爲○之○集○註○無○非○使○後○生○小○子○習○其

讀而知其意旨之所存卽有增補移易以已意爲聖
賢伸說非如漢儒擬經作傳自出已見不知而作者
可比也卽解易多主君臣立說亦本二與四三與五
貴賤遠近不同言之凡諸卦爻說象數少說理道多
亦本夫子贊易以明理爲主惟解詩舍小序而鄭衛
多歸淫詩馬氏端臨論辨最爲精析雖執已見亦爲
後學講解惟求不悖于理而已矣後儒摘其一字一
語詆毀不已又援引古本以更定爲非蓋自秦火焚
書經子諸書散失紊亂考訂敘次意在嘉惠後人苟

于道理無乖雖自執已見如馬端臨論詩序委曲詳
盡而論辨之假使紫陽得見是書未有不俛首歎服
舍已而從之者也觀其改大學誠意章始瞑目其虛
心壹志以求無憾而後卽安孟子而後篤信聖人亦
罕其倫擬已後儒不察猥以晚年與象山書悔其前
此間見着力此乃從事象山之徒以管窺之見而附
會其說耳紫陽生平非博學于文安得反約而弗畔
于道學問有進有舍自是如此何悔之有象山尊德
性爲主自視智力高于紫陽以程子與介甫說相輪

大學問論
卷之十一
朱子

言之恐亦未能免此後之人奉孔孟之教而論定諸
 儒學力以紫陽賢于象山亦非阿私所好者也嗟乎
 孔孟而下二氏之教浸淫千七八百年吾儒之傑出
 者無不出入二教中宋如象山明如文成不免為人
 所指摘然亦終不能奪所守若明世陋儒作原道評
 論推諸聖人之上而尊崇之甚矣吾聖人之道如日
 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階而升于此不尤信哉

二程張朱闢佛氏之說甚多止能闢其與聖人顯
 然異者耳至其心之所許為畧同者自在也然終

不若明世沈士榮管志道直以佛為聖老為智聖
 為仁之謬妄一至于此也讀此篇論當知辨其非
 又明其是非責備賢者又為賢者諱也專為閑先
 聖放淫辭而發其心良苦當仁不讓聖人有言豈
 若左程朱而右王陸出奴入主之言耶

九龍圖說論 卷之十 三 杜山堂

此說雖本而亦至劉氏以人主之責...
其說雖本而亦至劉氏以人主之責...
其說雖本而亦至劉氏以人主之責...
其說雖本而亦至劉氏以人主之責...
其說雖本而亦至劉氏以人主之責...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五

或曰吾道之大一本于天孔子謂一以貫之孟子謂
道一而已百家之說亦稱小道於道亦必有所本二
氏之徒言道德言心性未嘗不言天使道有二道則
天有二天命亦有二命聖有二聖性亦有二性以之
治已則學有二學以之治人則教有二教而天地何
可以恆久民物何可以生生夫子所謂易不可見則
乾坤或幾乎息者不其然乎吾子以吾道之實有斥
二氏之虛無乃二氏又未嘗不言彼之實有人信其

言虛無已若此况彼言實有而不尤信之自非更言
彼之實有亦非吾之實有可得入吾道而亂之而吾
道之爲一道雖孔孟未嘗親見二氏而放之斥之一
如孔孟之放之斥之而吾道自嘗尊于天下余曰吾
道之嘗尊于天下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自天子以
至于庶民無不其知之而其由之者也然堯舜禹湯
文武之世其常尊于天下始可謂之常尊于天下非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不常尊于天下而不可謂
之常尊于天下其源流本末豈無故而然哉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其○知○之○而
其○由○之○者○也○堯○之○傳○舜○人○知○堯○知○舜○爲○聖○人○而○傳○之
也○不○知○陶○唐○氏○之○民○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舜○之○爲
聖○人○而○樂○其○傳○之○也○舜○之○傳○禹○人○知○舜○知○禹○爲○聖○人
而○傳○之○也○不○知○有○虞○氏○之○民○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知
禹○之○爲○聖○人○而○樂○其○傳○之○也○堯○崩○而○舜○繼○之○舜○崩○而
禹○繼○之○堯○舜○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舜○避○堯○子○于○南
河○禹○避○舜○子○于○陽○城○堯○與○舜○不○得○而○知○之○而○主○之○者
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

○極○開○闔○說○去○而○吃○緊○在○其○中○善○言○也

而○之○舜○禹○此○非○其○民○人○知○其○為○聖○人○莫○不○敬○而○信○之○
 而○能○如○是○乎○至○禹○之○傳○子○既○嘗○薦○益○于○天○禹○之○所○得○
 而○知○之○主○之○者○也○而○天○下○卒○為○啓○有○禹○之○所○不○得○而○
 知○之○主○之○者○也○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
 之○啓○豈○非○其○民○人○人○皆○知○益○之○賢○不○必○加○于○啓○莫○不○
 以○啓○為○吾○君○之○子○相○率○而○奉○之○乎○至○于○湯○之○放○桀○武○
 之○伐○紂○此○二○王○者○皆○奉○天○而○行○者○也○乃○天○下○之○民○東○
 征○西○怨○崩○角○稽○首○如○是○者○非○人○人○知○其○能○為○生○民○主○
 翁○然○而○從○之○乎○以○至○舜○之○側○微○河○濱○雷○澤○從○而○化○之○

泰○伯○逃○荆○蠻○徙○而○歸○者○數○千○百○人○類○如○是○也○由○是○言○
 之○唐○虞○三○代○之○民○無○智○愚○賢○不○肖○有○一○人○不○明○于○大○
 道○而○能○如○是○乎○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夫○民○也○而○至○以○天○歸○之○亦○以○民○之○心○即○天○之○心○民○之○
 道○即○天○之○道○而○已○矣○且○不○特○此○也○伊○尹○之○放○太○甲○也○
 非○臣○道○之○常○也○其○放○之○而○又○復○之○也○亦○非○臣○道○之○常○
 也○民○何○庸○知○之○放○之○而○大○悅○反○之○而○又○大○悅○後○人○論○
 之○尚○有○其○君○不○賢○臣○可○放○廢○為○疑○而○當○時○之○民○豈○無○
 見○于○韋○顧○昆○吾○無○君○臣○上○下○如○後○世○操○莽○篡○弑○之○所○

孟○子○之○言○今○日○始○有○印○證

爲而人人信伊尹之志如信其家人父子而能如是乎且不特此也古之帝王以此道修其身卽以此道教其民無二道也上則有師保以論是道于朝下則有學校以迺是道于下故人主聽政自公卿耆艾而下瞽史矇瞍獻箴獻典以至百工庶人執藝傳語豈有他哉上下相知相守一道而已是道則從非道則逆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歟下至春秋天子失德列國雄長齊桓晉文猶假王道以維持之道墜教湮禍亂滋熾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雖亂臣賊子

逆天而爲之未有不因其君無道民弗堪命而得行其志者也至戰國殺人如刈草孟子猶得而稱之曰民爲貴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以其民雖非如聖人之徒行仁行義知性達天之民其于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道未嘗不大明于天下也子於此而推論之雖世之治亂人君之賢否有不同而道之爲道有二道乎無二道乎自在上者失其道統而教統亦失旣不足以及作君又何足以作師大道不明人心放軼處士橫議學術偏邪穿一隙之小明測天地之廣大執一

端之知術迂聖人之化神欺天侮聖惑世誣民嗟乎
○從○習○說○中○自○豎○新○文○
 使春秋戰國時必俟堯舜復生禹湯再出而無孔子
 繼其統于前孟子明其教于後舉天下之民不至流
 于異類者幾希矣然而孔孟之所承者師統也非君
 統也堯舜禹湯文武作君而作師養之教之其不率
 不廸者變化之其奇衰左道者誅之戮之其時上下
治○天○下○如○運○掌○今○日○始○有○印○證○
 之人奉一道猶行一路而已孰敢不由焉其化天下
 猶化一鄉而已安有不成焉至于孔孟修身立行著
 聞于一邦漸被于四國本先王所傳之道法明時君

所布之政教以行其道于天下又安得如堯舜禹湯
 之為君天下之人無作好而遵王路端拱于上而化
○吃○紫○為○孟○子○一○印○證○
 成于下哉然其所以敬承道統憂世覺民一若死生
○以○之○者○惟○在○黜○異○端○排○邪○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已故夫子於圍匡之日未嘗知其不死于患
 難而不畏之也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生○死○任○
○道○也○如○此○其○時○之○百○家○小○道○亦○間○有○之○而○二○氏○之○教○
 漸有其端如子桑伯子之簡近于黃老或人以德報

大極圖說論 卷之一
怨之說近于釋氏孔子已斷斷然戒之不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卽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不曰小人
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卽曰小人不知天命狎侮大人
其所上告君卿下訓弟子者有一不本于千聖百王
相傳之一道而爲道者乎至孟子則無一不願學孔
子而爲之者也以距詖行放淫詞楊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致痛于人之入禽獸以天之生民有我
則治無我則亂當之而不辭者亦以此道爲天之道
聖人之道天下人古今共由之道天之生我舍我其

誰而使一二詖行邪說之徒一言得而入之一教得
而雜之不獨上愧守先待後之古人天下後世必有
謂吾執德之弗弘信道之不篤不得爲聖人之徒不
俟人之追論而懼之矣今吾子猶以吾之實有卽能
勝彼之虛無未必能勝彼之實有吾又安從舉大聖
賢人不言之道于道之先不言之天于天之上取彼
所爲實有者而破之乎古之聖人莫如庖犧氏非天
之聖人乎於河之出圖不過點畫而已仰而觀象日
月星辰而已然豈徒日月星辰而已哉俯而觀法山

川草木而已然豈徒山川草木而已哉又觀鳥獸之
文與天地之宜然豈徒文與宜而已哉又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豈徒身與物而已哉雖神明之德可通
又何有于可聞可見者乎雖萬物之情可類又何有
于不聞不見者乎夫以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生
特出之一人盡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
之義理于卦畫因重之中莫不有以傳之而示之使
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經宣洩必
俟又有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是此易之卦畫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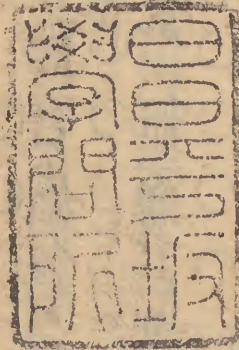
止上古相傳不全不備之書冊而已矣何以夏之連
山商之歸藏相守相傳而迄于文王繫卦周公繫爻
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
無窮之外而發明之使于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
可測之義理未盡宣洩又必俟後有天生聖人補其
未備發其未言知三聖所成之易猶爲不全不備之
書何以孔子彖象十翼中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
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不過舉三聖所
畫所繫之成書一一取而發揮之而一言以蔽之曰

易有太極○乃二氏之徒○有何知何識○能窺測吾聖人
 是何意旨○徒指聖人于天地之先○未嘗不言太極生
 兩儀與彼○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說○亦復何殊嗟乎
 彼華山道士○鶴林老僧○皆二氏傑出之徒也○使二氏
 果有是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道○二氏之徒自能言
 之○自能發之○又何取乎孔子太極一語○而創圖創說
 以明之○且二氏之徒○指虛無而談玄妙○極其意之所
 至○何所不言○又何取此一語○強為孔子亦言太極○何
 必不言無極○而繆引以相矜重乎○此可知其舍吾實
 二氏無可把捉處○莫不以近情○着理○破之

有○而○言○虛○無○自○知○其○言○虛○無○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
 舍○虛○無○而○言○實○有○又○自○知○其○言○實○有○亦○必○有○所○不○足
 也○不○得○不○強○引○聖○人○之○一○言○以○証○之○亦○可○曉○然○而○喻
 矣○子○必○以○彼○之○言○實○有○取○吾○之○實○有○而○破○之○吾○終○不
 與○子○言○則○吾○向○所○為○道○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道○天
 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天○子○之○惑○終○無○已○時○無○已○又
 安○得○不○即○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苟○人○知○二
 氏○之○實○有○亦○二○氏○之○實○有○非○吾○儒○之○實○有○庶○二○氏○之
 虛○無○亦○二○氏○之○虛○無○非○吾○道○之○虛○無○吾○道○之○止○有○實

有而更無虛無吾道之爲一道從可知矣

要破二氏之實有先明吾道之實有以實有較實
有其實有可破又何所容其虛無哉立言有本柱
山自占地步着實處



文化
之
印

